

王冠的 秘密

王路遥 著



王冠的秘密

王路遥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
王冠的秘密

王路遥 著

责任编辑: 陈忠邦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原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1981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1982年7月第2次印刷

字数: 72,000 印张: 4.375 印数: 30,301—57,300

统一书号: R10280·25 定价: 0.32元

回 目

- 第 一 回 高玉民王冠失踪 傻柱子鸟枪换炮 (1)
- 第 二 回 查印记无隙可乘 涉嫌疑真假难辨 (10)
- 第 三 回 梁师傅挥拳训子 高部长约法教儿 (18)
- 第 四 回 何老师深谋远虑 洪校长目瞪口呆 (26)
- 第 五 回 孙猴子出谋划策 梁柱儿弄巧成拙 (33)
- 第 六 回 为朋友鸣冤告状 携弟子探访陵园 (41)
- 第 七 回 胡大帅商店行窃 傻柱子无辜被擒 (53)
- 第 八 回 五分钱梁柱受窘 两盘糕海兰解囊 (63)
- 第 九 回 何老师喜得电报 洪校长强作主张 (73)
- 第 十 回 见王冠申虎报信 领皮帽老师猜谜 (81)
- 第十一回 千里书飞来线索 一笔帐拨开疑云 (90)
- 第十二回 何老师夜访梁柱 胡大帅暗害圆圆 (99)
- 第十三回 忆往事倾吐肺腑 看报告触动心灵 (109)
- 第十四回 出险情惊心动魄 猛回首柳暗花明 (120)

第一回 高玉民王冠失踪 傻柱子鸟枪换炮

看到这“王冠”二字，读者可能以为讲的是古老年代发生的事情。

不，这事情就发生在现在，就发生在你们的身边……

这顶“王冠”，不是戴在中国古代皇帝头上的，也不是戴在外国国王或女王头上的，而是戴在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十四五岁的男孩子的脑袋上。

这个男孩子名叫高玉民，是和平路中学初中二年级的学生。他有一顶非常漂亮的羊剪绒皮帽。中学生里边戴皮帽的本来就不多，而他的这顶更是出类拔萃、与众不同：冠顶宽大、毛色光润，乍看上去就跟名贵的水獭帽差不了许多。所以，同学们给这顶高级皮帽取了一个壮观的别名，就叫“王冠”。高玉民对这个别名也很满意，这比他自己的外号“白熊”，要高雅得多了。

高玉民长得白白胖胖，穿着总是衣冠楚楚，再戴上这样一顶高贵的“王冠”，更显得派头十足，气度不凡，也使得一些同学颇为羡慕。但是，谁能料到，这顶

“王冠”突然失踪了。由此竟引出一段曲折离奇、引人入胜的故事来，而且，有众多的孩子和大人，都被卷了进去……

星期一的早晨，初二（一）班的高玉民刚一走进和平路中学的校门，就引起了几个同学的注意。他的同桌赵小章，从后边使劲拍了一下他的肩膀：“白熊，你的王冠呢？”

可不是，高玉民头上的“王冠”不见了，今天他戴的是一顶国防绿的呢帽，就是五十年代实行军衔那阵子，发给校级军官戴的那种。男孩子们习惯地管它叫“将军帽”，是高玉民在天气不太冷的时候戴的。

高玉民淡淡地回答：“丢了。”

“丢了！怎么丢的？”热心的赵小章，比帽子的主人还要着急。

高玉民随口答道：“让流氓给‘飞’去了。”

‘飞’是句众所周知的黑话，就是抢的意思；最近，社会上的确发生了几起小流氓抢帽子的案件。

赵小章又问：“在哪儿‘飞’去的？”

“烈士陵园门口。”

赵小章一跺脚，抱怨道：“嗨！你跑到那儿干嘛去啦？”

这时候，高玉民身边已经围了一大群男生。同学们都非常关心这起重大抢劫案，如果学校办报纸的话，那

一定是头版头条的新闻。女生们不好意思挤到人群里边来采访，也站在稍远的地方往这边张望着，想听个究竟。

于是，男孩子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，有的说那地方真是太僻了，有的说上个月那条街上就曾经发生过路劫，有的向失主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……

高玉民一下子成了重要的新闻人物，倒觉得很不自在，极力想摆脱开这些好打听事的热心的同学，可是却怎么也办不到，大伙把他围了个水泄不通，看来，这场“记者招待会”是非开下去不可了。他只好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回答下去。

“什么时候被抢去的？”

“前天晚上，喏，大概九点半钟吧。”

“这么晚，你干嘛走那条路啊？”

“上体育馆看球赛，回来为了抄个近路，就走到那条街上去了……该倒霉，正好碰上了一个流氓。”

“你可真是个熊包！一个流氓，你就乖乖地把帽子给他了？”这又是赵小章的嗔怪。在这个体格健壮的少年足球运动员看来，一个流氓简直不在话下。

“就你英雄？你当流氓也象皮球一样，一踢就滚？他拿着刀呢，一把锃亮的三棱刮刀！”高玉民也嗔怪起赵小章来。

“那你不喊一喊？”

“喊当然要喊的了！可附近一个行人也没有……”

“你去报案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报也没用，算了。”

赵小章劝道：“要报的！持刀抢劫，这可是个大案子，说不定能够破案呢。我替你去报，那帽子里儿上，还有我画的记号呢！”

小章这么一说，大伙都想起来了。一个小胖子兴奋地嚷道：“对！一只小白熊。这可是个重要线索啊！”

原来，赵小章为了跟高玉民开玩笑，曾经用白色铅笔，在皮帽子的黑色绸子里儿上，画了一只小白熊。高玉民气得擦了半天，也没有完全擦掉。没想到，如今却成了一个有力的物证。

几乎是与此同时，在初二（二）班也发生了一桩惊天动地的新闻。

估摸着快打上课铃了，班上的同学都在自己的位子上做课前准备，把第一节课要用的课本、笔记摆在桌子上。班长祁连山，正紧张地进行着最后的室容整顿，指挥着坐第一排的同学，把课桌摆成一条直线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梁柱背着个破书包，大摇大摆、晃悠悠地走进教室。

梁柱的小名叫傻柱子，这小名也就成了他的外号。其实梁柱一点也不傻，长得还挺俊气，只是性格有点憨直。要是也有高玉民那样的穿戴，保险一点儿也不比他逊色。

梁柱的好朋友——外号叫孙猴儿的申虎，第一个发现了奇迹：“嘿！看傻柱子！鸟枪换炮，抖起来啦！”

同学们的视线，象几十盏探照灯一样，一下子全集中到梁柱身上了。难怪大家感到惊奇，梁柱今天居然戴上了一顶相当高级的羊剪绒皮帽，简直可以和初二（一）班高玉民的“王冠”比美了。厚实光润的皮毛，宽宽大大的冠顶，真够气派！美中不足的是，身上的衣服还是那件半旧的棉袄，书包还是那个已经刷洗发白的旧帆布挎包。说实在的，这顶帽子戴在梁柱头上，真有点头重脚轻，不大协调，因此也就更显得刺眼。

梁柱被几十道目光扫射得怪不自然，本来十分得意的神色，却变得局促不安了。

班长祁连山，放下手里的工作，特意走近梁柱身边，惊讶地问道：“喝，好高级的帽子！从哪儿买的？”

梁柱对班长本来就没什么好感，一听这口气，更添上了三分火，便又干又艮*地回敬了一句：“你管得着吗？戴顶帽子也要向班长汇报？”

祁连山不愧是当干部的，心里虽然暗暗生气，却按捺着没有发作，又接着问道：“多少钱？”

梁柱又顶了一句：“问这干嘛？你给报销呀？”

申虎一吐舌头，作了一个鬼脸，同学们不由得一阵哄笑。

* 艮，方言，（说话）生硬。

这下子祁连山可有点压不住火气了，便不软不硬地责问道：“怎么？问问有什么不可以？”

梁柱干脆把心里的话倒了出来：“别人带手表你都不问，凭啥我戴顶帽子就打破砂锅问到底？告诉你，不是偷的！”

大概是这话说到祁连山心里去了，他刷地一下子胀红了脸，连连否认：“我也没说你的帽子是偷的呀！”

梁柱的好朋友申虎也插嘴帮腔：“我说大班长，你可别隔着门缝看人，把人瞧扁了。这高级皮帽，高玉民他们戴得，就不兴咱穷哥们儿也戴一戴？”

这申虎真是名不虚传，确有几份猴气，不但腿脚灵，嘴也嘎，说得班长祁连山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。

许多男同学都凑了过来，你一言我一语地辩论开了。有的说祁连山多管闲事，有的说梁柱不该拿话噎人。有人向灯，有人向火，吵吵嚷嚷，顿时乱了起来，班长也压不住阵脚了。几个女生干部站出来进行调解，也不见多大功效。最后还是一阵铃声，比什么都管用，争论立刻中止，风波暂时停息，教室里又恢复了肃静。

这两件差不多是同时发生的新闻，不久就同时反映到校长洪百川那里去了。

洪校长今年五十多岁，解放初期是这个学校的政治

教员，从六十年代开始就担任校长。十年动乱中，他挨了三年批斗，住了三年干校，又当了四年的校革委会副主任。拨乱反正之后，才官复原职、重新做了校长。

为了研究这两起“帽子案件”，洪校长特意把何解心老师找来交换意见。何老师是初二（二）班的班主任，又是初二年级的年级组长；而洪校长今年正好分管初二年级的教学工作，又因为初二（一）班的班主任朱老师请病假，他还暂时代理着这个班的班主任工作。所以，他们两个一碰头，实际上就等于开了班主任联席会兼三级干部会了。

何老师是一位三十四五岁的女老师，长得端庄秀丽，显得还很年轻。按理说，她应该算是中年教师了，可是，因为十年浩劫使每个人都失去了十个年头，所以人们沿用现在的习惯，仍然把她看作青年教师。尤其是在老校长的眼里，她更是属于年轻一辈的人了。

何老师一进校长室，便问：“洪校长，你是找我研究帽子问题吧？”

洪校长笑道：“你猜对了。你来分析分析看，这两个帽子事件有没有联系？”

何老师：“您的意思是不是说，高玉民的帽子跑到梁柱头上去了？”

洪校长：“现在还不能说得那么肯定，但是，确实有许多可疑的地方。据一班的几个同学讲，梁柱戴的那顶帽子，从外形上看，很象高玉民丢的那顶。再从时间

上看，高玉民是星期六晚上丢的，而梁柱在星期六下午，还是光着脑袋上学的。至于家庭情况，你比我更清楚，梁柱家的经济条件，是不大可能买这么贵的帽子的。他的爸爸咱们都了解，是运动里搞过打砸抢的，在品质方面会不会对孩子有些不好的影响……”

何老师说：“但是，这些都只能说是可疑，全不是证据呀。我想，还是应先进行调查为好，只有在调查的基础上进行分析，才可能避免主观和偏见。”

洪校长：“是的，请你来，就是要调查一个重要情况，也可以说是一个重要证据。赵小章讲，他在高玉民的帽子里儿上，画过一只小白熊，高玉民虽然擦过，但一直没有完全擦掉。我想让赵小章去察看一下梁柱的帽子，是不是有这个印记。”

何老师沉思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“现在还没有充足的证据说明梁柱的帽子是抢来的，让赵小章去察看，如果不是，会严重损伤梁柱的自尊心，我看不大妥当……”

洪校长想了想，说：“那也好，我们暂时不去惊动他，先让班长祁连山找个机会看一看，然后再说。你看怎么样？”

何老师思考了一下，说：“那好吧。”

于是，祁连山便接受了这样一项特殊的使命。他当了一年半的班长，还从来没有执行过这样的任务，这是第一遭。不过，他对这个任务却非常有兴趣，而且充满

了信心。本来么，男孩子有几个不羡慕侦察员的？这一回，祁连山可真地当上小小的侦察员了，但不知他侦察的结果如何？

第二回 查印记无隙可乘

涉嫌疑真假难辨

祁连山接受了这项特殊任务以后，就千方百计地接近梁柱，想找个机会把他的帽子翻过来看一看。可是，梁柱好象有意跟他作对，就是不让他摸着帽子。上课时，梁柱把帽子摘下来，塞进课桌里，只要下课铃一响，帽子立刻就戴在了脑袋上。别同学凑过去看一看、摸一摸还可以，只要祁连山一走近，梁柱马上躲得远远的。

祁连山心想：大概是早晨吵了两句嘴，梁柱跟他记上仇了，既然自己是个班长，姿态就应该高一点，况且还有重要任务在身，更需要主动找梁柱拉拉话了。

课间休息的时候，祁连山主动地找到梁柱，表示和解地说：“梁柱，你真小心眼儿，跟女生一样！吵了两句嘴，就不理人了？”

梁柱却一点和解的意思也没有，说出来的话，还是照旧带刺儿：“你是大班长，我敢不理你？”

祁连山又解释说：“我问问你的帽子，真没什么别的意思，因为我也想买一顶，才问你的。喏，你先让我试一试……”说着，想顺势把梁柱的帽子摘下来戴一

戴。当然，这一戴也就把帽子里儿看清楚了。可是没想到，不等祁连山伸出手来，梁柱一手按住了帽子，一手指着远处说：“要试，到帽子店试去！我这帽子不卖！”

祁连山被顶得半天说不出话来。他心里琢磨着：莫非梁柱知道我要查看他的帽子？要不，怎么别人戴戴都行，就单单不让我摸呢？

一直到上最后一节课的时候，祁连山也没有能够看上梁柱的帽子里儿。这下子，祁连山可真着急了。他当了三个学期的班长，还从来没有完不成任务的时候呢！这一次又是洪校长亲自交给的任务，若是完不成，可怎么交代？他有心找个同学替他去看看，又怕泄露了机密，因为何老师在一旁一再叮嘱，千万不要跟别的同学讲，也不要让梁柱本人感觉出来。这回，可真把这位小干部难住了，等下课铃一响，梁柱就要背着书包回家了。现在该怎么办呢？

祁连山正寻思着，下课铃就真的响起来了。这一来，也容不得他再细想，便本能地跟着梁柱走出了教室，走出了校门。他一边尾随着，一边盘算着如何在路上寻个机会，再做一次最后的努力。

梁柱在前边紧走，他哪里晓得，大班长正在他的后边急着打他的主意呢。祁连山想不出办法来，但又不甘心半路走开，看样子非得把梁柱送到家门口，才肯罢休。

梁柱正走着，突然从一条巷子里拐出来一男一女，都是一身奇装异服的打扮。男的有二十五六岁，高高的个子，戴着一副蛤蟆镜。女的只有二十多一点儿，身材挺苗条，长得满漂亮，可惜这一身奇装异服，把俊俏的模样也给糟蹋了。

梁柱一见这两个人，高兴地迎了上去。祁连山不由得一惊，因为，虽然梁柱在班里比较散漫，功课也不怎么强，可是还没听说过和社会上的流氓有接触，这可是个新发现。正好路边有一个报栏，祁连山一闪身，躲在了报栏后面，装作看报，却竖起耳朵，听着梁柱和这两个人说些什么。

那个男的拍了拍梁柱的帽子，夸道：“嗨！好小子，有种，真混上皮帽子了！”

梁柱得意地说：“‘飞’来的！”

报栏后面的祁连山，一听这个“飞”字，着着实实地吓了一跳。祁连山暗想，怪不得校长让我侦察他的帽子，果真是抢来的。

那个女的却说：“别吹牛了，这个牛可不是好吹的！”

梁柱说：“兰姐，真的！我不骗你！”

那个女的笑了：“算了吧，你的戏法我变过。”

后来的话就听不清了……三个人边说边走进了一家点心店。

祁连山心想，察看帽子的任务虽然没有完成，可

是，这偶然得到的情报却更加重要。于是，他顾不得回家，便匆匆返回学校，向洪校长汇报去了。

第二天清早，梁柱刚一来到学校，就被叫到校长室去了。

梁柱忐忑不安地站在校长面前。他自知自己属于后进生的行列，校长亲自召见，料定不会有什么好事。

“校长，您找我？”

“嗯，坐下吧。”

梁柱局促地坐在校长对面，猜度着校长将要问他什么事情。

洪校长并没有马上发问，却仔细地端详着他头上的皮帽子，把个梁柱看得心里冬冬直跳。

这帽子的确不错，大冠顶、厚绒毛，估计总得三十多块钱一顶。洪校长心想，一个中学生，小小年纪，戴这么好的帽子干嘛？即使家里经济条件特别好，也没有必要。自己已经是五十多岁的年纪了，好歹也是个工资百元以上的干部，现在还戴着五六元一顶的长毛绒帽子，不是也挺暖和吗？想到这儿，不禁抱怨起高玉民的家长来，给孩子的物质条件太优裕了，有什么好处？惯坏了孩子，招来了是非，岂不后悔？

洪校长只顾思考，梁柱却沉不住气了，催问道：

“校长，您找我有什么事？”

洪校长把思绪收了回来，随口问道：“你这顶皮帽